

有哪些好看的女强古代言情小说？

我封妃那天，他在宫外跪了一夜。

而我与摄政王沈知遇，芙蓉帐暖，春宵一夜。

此刻我正被沈知遇搂在怀里，隔着一层纱幔听侍卫的回话。

「禀王爷，徐将军还在外跪着，他说……他说王妃是他府上逃脱的小家奴。」

沈知遇低头，狭长的凤眸锁定我：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」

《至尊蓝颜》（已完结~）

尾音上翘，证明他不高兴了，但徐钰是对我有用的人，眼下不能让他们起正面冲突。

正在我愣神间，沈知遇俊秀的脸上，冷漠替代了蹙足。

「离开我的这段时间，公主还去招惹了别的男人？」他一手抬起我的下巴，一手箍紧我的腰，让我整个人都贴在他身上。

这姿势让我有些不舒服，动了一下，却被他攥得更紧了。

只得垂眸，极为乖顺地答：「先前你追杀我时，我为了保命混迹在边军中，曾得他庇护。后来跟他一路回到京城，在将军府小住了一段时间。」

言下之意，都是不得已之举。

他神色稍稍松动了一些，手掌摩挲着我的脸颊，语气温柔且心疼：「是我让你受苦了，往后我会加倍补偿你的。」

就问一个姿色上等的男人，还是权倾天下的摄政王说要对你好，你感不感动？

我反正是不敢动的，因为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可以为了权位出卖至亲的狠人。

他更是毒杀我父皇，灭我全族，害我流离失所、朝不保夕的仇人。

一个窃国贼的补偿，除了他的狗命，我什么都不想要。

只是我得先苟命，留青山，等柴烧。

「去告诉徐钰，本王怀里的女人，是我巴不得捧在手心里的宝贝，怎会是他小小平远将军府里的卑贱家奴。」他冷声吩咐道。

是巴不得杀了我吧。

毕竟我若不出逃，闹得世人皆知皇室尚有血脉留存于世，他也不至于屈居摄政王之位。

侍卫出去了，很快又折返，带回了徐钰无比强硬的答复。

「徐将军说是不是他府上的小家奴，要待他亲自验证过才算。」

我差点被一口老血闷死，我这是上哪打着灯笼给自己找了个极品猪队友。

他咋就这么上赶着想死呢？

果然沈知遇恼了，「还反了他了，拿我的剑来！」

作势就要起身，被我一把从后抱住：「让我去……你先别生气，他刚立了军功，若被你平白无故斩杀于宫门前，会污了你的名声。我去，保管他日后不再来烦我们……唔……」

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他堵住了嘴。

空气稀薄，我很快没了力气。

他方才满意地说：「去吧。」

2

我去的时候，徐钰正横了他的红缨长枪，准备闯宫门。

一袭织金玄衣，墨发束在玉冠中，长身玉立，丰神俊秀。

他素有玉面阎罗的美称，站在一众太监跟前，一张脸依旧清隽得不像话。

只是在看见我那一刻，玉白的脸立即青了：「巧奴儿，你真是……」

巧奴儿是我隐姓埋名跟他混的时候，他给我起的诨名。

真是什么？

我低头看了自己一眼，外袍下鸳鸯戏水的肚兜，雪色的肌肤，以及其上的红痕一览无余。

这……着实清凉加暧昧了一些，看在谁眼里，都会浮想联翩。

合着沈知遇让我穿成这样来见他，就是示威来的。

我想了想，决定再加把火，堆着满脸妖冶的笑意，勾了勾手指，拉过眼眸染上仇恨之色的他。

「其实在做你的家奴前，我还有一个身份——禹周朝的庆平公主。我此番回京，就是要向摄政王讨回皇位，怕死的，就早点滚开！」

徐钰满脸惊讶，他没想到随手在路边捡来的野丫头，竟然是禹周朝的公主。

最关键的是我这公主吧，还有些特别。

因为我不仅是本朝唯一的皇嗣，还是先帝在世时亲口立下的皇太女。

所以我是可以继承皇位的那种公主。

这也是为什么沈知遇先前那么着急要追杀我，追杀失败后，又着急忙慌要娶我。

我是在逃亡途中遇见徐钰的。

第一次见面，他正跟敌军交战，银甲玄衣长枪玉面，冲锋在最前面，哪哪都让我心动。

当然最让我心动的是他出身贫寒，是靠自身实力从边军中摸爬滚打起来的少年将军，在京都毫无根系。

于是我设计与他相遇，又与他形影不离、朝夕相处许多时日，磨动了他的心。

赶在回京之前，与他耳鬓厮磨订了终身。

因为我知道一旦现身京城，沈知遇便会不择手段地将我掳回他的身边。

毕竟夺妻之恨与杀父之仇一样，不共戴天。

只是徐钰这傻子，怎么能单枪匹马来闯宫，跟权倾天下的摄政王要人呢？

虽然我知他悍勇，但我还是怕他双拳不敌四手，身死当场，害我白白图谋一场。

罢了，眼下保他就是在保我自己，先把吓回去再说。

也不知道暗示得够不够明显，徐钰懂不懂得起。

他就那么转身走了，也没给我点表情，倒看得我莫名有点难受。

好在他走了几步又回转了，红着眼问我：「巧奴儿，我就一个问题，你可是自愿的？我从西营回府时，府里的人说你上街买菜去了，我去菜市街，那里的人说你是被掳走的……」

这孩子，好是好，就是太实诚了些。现在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时候吗？

我看了看周围环伺的太监们，天青袍，黑皂靴，绣春刀，督厂特务的装扮。手里的刀不是最厉害的，袖中的穿骨弩才是最致命的武器。

以前，他们是我父皇用来刺探情报的特务，现在，他们是沈知遇的爪牙。

我但凡敢说个不字，他再来个怒发冲冠为红颜，英雄救美成不成先不说，他的小命肯定是不保了。

就算不当场没，也很快就会被督厂的特务们罗织名目下狱，各种酷刑管够。

我只得十分无奈地挥了挥手：「他说他会对我负责，娶我为妻……你什么都别说了，你知道的，我一向爱财又贪权。昨夜风大，徐将军跪了一夜，赶紧回去洗洗睡吧。」

他愣了一下说：「好，好得很，我知道了，你等着。」

一副我攀了高枝，他会秋后算账的神情。

嘿，好家伙，会用反讽了。

3

我再次回到房中，沈知遇居然还在等我。

他手里拿着一卷书，斜枕在美人靠上，中衣半敞，春色无边。

俊眉修目，红唇一点，见我进来，斜睨着我道：「怎的去了这么久？」

我顿住了脚步，没应声。

是觉得没必要，我和徐钰会面，全程他的人都在。

他似乎也只是随口一问，说完就放下书，拍了拍身边的空位：「过来！」

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。

他有闲心，我却没了耐心，尤其是在让我的小将军受委屈之后。

转身抓了衣衫，坐到了梳妆台前，对着铜镜冲他娇笑：「王爷该去上朝了，别叫那些言官在骂你的折子上，再添上一桩美色误国的罪名。」

他挨不挨骂不打紧，我身份未公开之前，可不能担上这罪名。

那群文官平日里看着柔弱，发起疯来也是可怕的。

父皇病重时，沈知遇带领文官集团与太监们领导的督厂特务们夺权，就曾发生过文官当朝打死人的事情。

人啊，为了利益，什么都能做。

从前他们一窝蜂地捧沈知遇，是想从他手里分一杯羹，如今他们骂他，是因为他专权，侵犯了他们的领地。

「公主在想什么？别穿，脏了，我叫人准备了新衣……」沈知遇一把抓住我的衣角，欺身过来将我揽在了怀里。

「公主从前就非华服不穿，非珍馐不食，如今跟了我，自是要样样都不比从前差才行。」

他的大手，掐住我的下巴，逼着我与他对视，指腹轻轻摩挲着我的红唇：「公主对我笑一笑吧，像从前那样，自眼底到达心底的笑，而不是职业假笑……」

这要求过分了一些，从前我有父皇疼，四周皆是敬我爱我护我之人。

现在的我只是他捏在手里的一個傀儡，哪天没了利用价值，分分钟就可以宰了。

怎么可能一样呢？

我竭力收敛了情绪，攀着他的脖子，仰首冲他笑得香甜：「我不想做被你捧在手心供着的公主了，只想做你的王妃，像这样被你揽在怀里疼着。我们什么时候举行婚典？」

他昨夜答应会尽快娶我。

父皇在世时，就给我们俩订下了婚约。

那场不为人知的宫变之后，他能以摄政王身份顺利监国，多半也得益于这个准驸马身份。

他的野心很大，但眼下只要娶了我，许多反对的声音，都会销声匿迹。

但交易是公平的，因为如今摄政王妃这个头衔，比庆平公主更值钱。

毕竞争权夺利这种事，得站在最显眼的地方才行。

所以沈知遇就算不派人来掳我，我也要想办法回到他身边。

我这话让沈知遇十分受用，他满脸笑意：「快了，昨日我已经吩咐了礼部和钦天监的人，择日就与你祭太庙完婚。」

「祭太庙……唔……」

只有皇帝大婚才需要祭太庙，他的意思是要扶我做女帝！

我惊讶至极，瞪大眼睛看着他，他若不是傻了，就是对自己的能力太过自信。

「是的，你没听错。」他一边吻我，一边解我的领扣：「不是你嫁我做王妃，而是我嫁你，做你的皇夫。」随后将我打横抱起。

那我可就太高兴了，以至于当我再次与他坦诚相对时，已没了昨日的屈辱感。

不得不说沈知遇真的是品相上乘的美男子。

当欢愉的柔波在春天的湖面乍起时，我忍不住揽紧了他的腰，无声地笑了。

「沈知遇，你真好……好到我都不忍心……」要你的命了！

4

我和沈知遇的恩怨，乃至我们背后的两个家族的恩怨，得从禹周开国时说起。

五十年前，适逢乱世。

我爷爷也就是开国太祖皇帝，平民出身，家族世代农户，往上八代都是老实巴交的苦农民。

奈何苛政猛于虎，到我爷爷那代，家里的人饿的饿死，病的病亡，余下他一人被逼得投了军。

凭着一副好样貌，和傻憨傻憨的性格（据传他当小兵时，别人在前冲锋，他就跟在后边捡掉落的干粮），俘虏了他所在的阵营里最大领导之女的芳心。

一跃成了统率千军的少将军。

后来更是运气爆棚，自军中快速崛起，最终与北封、安南三分天下。

大概是好运在起家的时候用完了，他登基为帝之后，膝下的血脉十分单薄。

得了三个儿子，就养活我父皇一人。

而他当年又颇重情义，大肆分封了诸多异姓侯爵，其中就包括沈知遇所在的宋氏一族。

后来宋氏更是凭着太祖的继后宋瑾瑜的关系，族中子弟受荫庇加官进爵者不计其数。

这不，经过数十年的经营，到我父皇统治的大安年间，宋氏一族枝繁叶茂，权势更是如日中天。

膨胀的宋氏，再次将手伸向了后位。

大安八年，我的母后在去皇家寺庙祈福途中，受了一群流寇的冲撞，难产生下我之后，便撒手人寰。

父皇和母后是青梅竹马的恋人，成亲后父皇更是独宠她一人，后宫空虚，子嗣单薄。

直接导致这场权臣与帝王家的对峙，皇族沈氏弱势的一匹。

母后去世后，一时间，奏请我父皇充盈后宫重新立后的折子，每日像雪花一样飞向他的桌案。

其中立宋氏女的呼声最高。

可我父皇发誓，一日不查清母后的死亡真相，便绝不再续娶。

这一查，就查了十年之久。

到了第十一年，我生辰前夕，父皇突然颁下旨意，要替我在世家子弟中择一个伴读。

按照禹周律例，只有皇子可以有三到五个伴读，而公主则只有玩伴。

父皇的这道旨意，表明了他的意思，他会将皇位传给我。而选出来的伴读，将来便是协助我治理这万里江山的半个主人。

我和沈知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见面的，但这仅限于故事发生的背景，因为沈知遇不在候选之列。

仔细想来，我俩走到今天这个局面，也算是一报还一报吧，因为当时我是想利用他来着。

他最初并不姓沈，他姓宋，也不叫知遇，叫长安。

沈知遇这名是他得势后，我父皇赐的，希望他能牢记我的知遇之恩，好好效忠于我。

要是父皇知道他后来干的那些缺德事，肯定能气得诈尸。

毕竟留下沈知遇是我的意思，但给他权给他势，利用他除掉宋氏一族的人是父皇。

当年给我遴选伴读的圣旨一出，整个京都有少年郎的人家，都跃跃欲试。

沈知遇不在其中，因为他是宋氏一个极不受宠的孩子。

我本来该全程坐在观众席上观看那场遴选的，奈何场上的人都太熟悉了。我已经厌恶了他们平日里对我的巴结讨好，打定主意，不管谁中选，都得想法子把人给赶走。

自然也无甚兴趣观看场上那些少年们装腔作势的表演，于是趁宫人不备偷偷离了座位，准备去御花园的池子喂鱼。

不料却撞见了一个衣着华贵、满头珠翠的妇人，正用藤条殴打一个瘦弱的少年。

那个少年便是后来的沈知遇。

妇人气狠狠地说：「要不是你弟弟福安身体不适，武课轮得到你上？你俩身量差不多，你若能在武课中胜出，帮助福安中选，是宋家的荣耀，更是你的荣耀……」

「姨娘是觉得武课比试刀剑无眼，怕福安有个好歹，才让长安去顶替的吧。」他在两个仆人的钳制中仰头，冷冷地注视着妇人。

「不准叫我姨娘！」妇人啪地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「小杂种，你娘都死了多少年了，现在，我才是宋府的女主人！」

那一巴掌很重，他半边脸颊高高肿起，唇角沁血：「我娘是你害死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今天就算是死，也不会替你儿子

去挣这份荣耀！」

时值初夏，阳光明媚，我穿着一袭蜀地进贡的蝉翼纱尚觉得闷热。

而沈知遇穿着夹袄，周身却丝毫没有温度，眸子里射出的寒光，十分慑人。

不得不说，还真是挺倔，一下子就勾起了我的兴趣。

5

眼见着那位宋夫人还想打人，我发出一声轻咳，料想她会顾忌这是皇家庭院，乖乖收手。

果真，她撂下一句「那你就等着被你父亲逐出宋家」的狠话，便匆匆忙忙走了。

沈知遇朝我的方向看了过来，黝黑的眸子，先是疑惑，而后释然。

我走过去将手帕递给他，悠悠然道：「先去洗把脸，整理一下仪容，御前失礼，可是大罪。」他愣了一下，接过手帕朝池子走去。

小模样不卑不亢的，比那些见到我，就把巴结讨好写在脸上的人，有意思多了。

我跟在他身后，「你不敢参加武课比试，是不是证明你身手不咋的？那正好，我打架不喜欢别人让着我，我只想要一个打不

过我的、会听我话的人来给我做伴。」

言下之意，我不喜欢场上那些人，你反正在宋家也没啥存在感，不如跟着本公主，我带你吃香喝辣呀。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懂不懂得起就看他了。

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将目光落在我腰间的玉牒上，晶亮的眸子转了转说：「谢公主指点。」

哟，听懂了，有意思。

我看着眼前的少年，不仅人长得好看，脑瓜子还聪明，我就想要这么个人，陪着我宫里宫外撒泼打滚。

于是冲他点了点头：「去吧。」

他走后，我又偷偷溜了回去。

武课的射御考核在皇家演武场进行，先读御旨，大意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，谁敢使黑手下绊子，定不轻饶。

接着就是世家子弟们骑着高头大马，整齐划一地出场了。

我目光扫到沈知遇时，看见他已经换上了统一的劲装。

大红锦袍，配着黑色的箭袖，白皙精致的脸上，一双清冷的眸子，愈发显得气质出尘。

太好看了！

我一个哈欠打了一半，愣是停了半晌，直到他纵马进了围猎场，才回过神来。

随着掌令内侍的一声喊，围场的栅栏打开，受惊的鹿便四下里乱窜。

八位世家公子纷纷搭箭弯弓，随着一阵噤噤噤的响声过后，场中的鹿，倒下了一大片。

唯独沈知遇箭在弦上，不曾出手。

他一直跟着一只刚出生的正跟在母鹿身下想找奶吃的小鹿，不仅没有要出手的意思，似乎还刻意地护着它们。

有人发现了他的意图，一边嘲笑他是懦夫一边打马在他跟前绕着圈，想寻找空隙射死那只小鹿。

嗯，我再不出手，他就该遭黑手了。

于是指着沈知遇对父皇喊了一声：「父皇，我要他做我的伴读。」随即跑了下去。

少年们纷纷下了马，沈知遇得了机会，将那只小鹿抱在了怀里。

我拉住他的衣袖对父皇说：「父皇不是常常教导我要心存仁善吗？我的伴读，也是将来辅佐我的重臣，这个人连小鹿都不忍心伤害，就是最合适的人选。」

说完，目光扫视了其他少年一圈，不紧不慢地说：「而他们，更适合做我的侍卫，这才符合你说的文治武功之道。」

言下之意，是在提醒父皇，选婿要慎重。

这场上的人，个个野心太盛，又文武双全，家大业大，就不怕我将来受钳制？

看着父皇若有所思的样子，那些少年和他们的父母亲族，都白了脸。

宋夫人更是花容失色，她原本只是想让沈知遇在这个环节替一替自己的儿子，没承想我来了个现场抓阄。

这下好了，她儿子不仅丢失了做我入幕之宾的机会，还有可能担上欺君之罪。

父皇沉着脸问沈知遇：「你是谁家的孩子？」

沈知遇闻言，立即匍匐在地：「家父是吏部侍郎宋选。」

「可知今日这场比试，意味着什么？」

「知道，只是我幼年丧母，知道幼子失母的痛楚，实在不忍心下手。」

这小子，还挺会戳人痛处，一下子就将他的身世和我的呼应起来了。

不得不说，跟聪明人搭台唱戏，一点儿都不累。

6

果真，父皇的目光跟随他的话，落在了场上那些被羽箭穿透、倒在血泊中的鹿的身上。

沉默良久，对我说：「你先上来。」

我知道他在犹疑什么，宋氏太煊赫了，不能再锦上添花。

他之所以想给我挑一个家大业大的夫婿，就是为了跟宋氏抗衡。

更何况他已查到母后的死跟宋氏有直接关系，他不可能会放心宋氏子弟待在我身边。

可我很满意他啊。

出身宋氏不是关键，关键是他不受宠还心怀有恨，宋氏未倒之前，他不会和他们沆瀣一气。宋氏倒了之后，没有外戚扶植，才最省心。

我偷偷嘱咐沈知遇跟紧我，然后提着裙裾往回走，来到父皇跟前，附在他耳畔煞有介事地说：「父皇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宋家人当我的伴读，可是他很快就不姓宋了。因为他娘亲被人害死了，他爹爹还要将他赶出来。」

父皇听后眼神微变，问了他一句：「你是宋家长子宋长安？今年十五了？」

沈知遇垂眸，恭谨地答：「回陛下，是。」

他自然知道这天下事，没有瞒得过眼前人的。

「十五岁，那这身量瘦了些，宋卿家说是不是？」父皇微笑着，将脸转向了宋选。

宋选额头立即沁出一层汗珠，跪地答：「这孩子，蹿个子太快，是臣疏忽了。」

父皇并没有立即叫他起身，而是将脸转向沈知遇说：「公主既然喜欢你，就留在她身边吧。」

是留在我身边，不是做伴读，只是做个伴。

因为是公主喜欢的，不是他喜欢的。

可这就够了，能站在最光耀的地方，凭着他的聪慧劲儿，要收拾一个嚣张跋扈的宋夫人，绰绰有余了。

我想给他荫庇，从见到他的第一眼就有这个想法。

只是我没想到，他想要的，比天高比海宽。我就那么朝他一伸手，就把自个儿整个都搭进去了。

隔日，圣旨下来了，父皇钦选了赵御史家的独子赵子彦做我的伴读。赵子彦原本也在候选人之列，但是武课比试那天他称病缺席了。

我知道他缺席的原因，不仅是老赵家需要他传承香火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从小多病，只适合做个文臣。

女帝的皇夫，这工作压力太大，怕他过劳死。

奈何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

圣旨一下，一家人也只得哭哭啼啼地谢了恩，将赵子彦洗干净，哦不，是收拾齐整，送进了皇宫。

而那八个参加武课比试，在场上争得头破血流的少年们，成了我的护卫。

不得不说，父皇这步棋走得太妙了。如此一来，辅佐我的文武两派就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。

虽然文臣这边人数不多，就赵子彦一个，但奈何人娘家势力够强。

赵子彦父族是文官世家，历代以刚正秉直著称，母亲出自武将之家，他的外公，乃是我朝镇守边境的名将威武侯刘辰安。

另外八个护卫，很明显是定向培养的武将。到时候老实忠心的我可以留在朝中，爱蹦跶的就打发去戍边。

堪称完美。

可我们都想漏了一个人，就是啥身份都没给的沈知遇。

父皇没刻意安排他，我就让他留在了我的宫中，以男儿身做着内侍的事。

每日卯时初，他陪着我去上早课，我在室内学习儒家经典，他在屋外经受风吹日晒。

辰时用过早膳后，我又要和赵子彦一同去听经筵，学习如何治理国家。这个时间段，他就回去给我放鹿，没错，就是那天校场里救下的那只小鹿。

一直到午后，再来接我下学。稍作休息，等到父皇处理完一天的政事，我又得去庆明殿聆听训诫，学习帝王权术。

总之，好长一段时间，沈知遇就这样跟在我身后，四处辗转。像一个老妈子那样，要管我吃，管我住，管我出行。

还时不时地要受些刁难，毕竟他得了公主贴身内侍的殊荣，宫里嫉妒他的大有人在。

只是这些，他不曾对我说，我也无从了解，能做的也有限，就是在旁人说他坏话时，严厉斥责回去。

一时间私下里都在传，他凭着一张好看的脸，把这万里江山未来的女主人迷得团团转。如此又加重了他被排挤的程度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他的野心和欲望，大抵就是在那段时间埋下的。

我却一无所知，只当他还惦记着家里的什么事务，特地去跟父皇求了个恩典，准许他回府去祭拜他的娘亲。

想着他已经是我身边的人了，他那姨娘总不至于再为难他。

没想到他那姨娘也够刚，直接将他赶出来不说，连带他娘的牌位也一并扔了出来。

还指着他鼻子骂道：「腌臢东西，好好一个儿郎，去做那阉人的事，跟你这死娘一起滚，别再回来丢宋家的人了。」

7

沈知遇回来时，额角顶着一块醒目的伤，是被他娘亲的牌位砸的。

他将牌位拢在袖中带回宫来，想偷偷藏在他的睡榻下。

回去的遭遇，一字不肯跟我提，我问急了，他才求我放他出宫去，说他想去投军，挣个功名。读书这事，他从前在宋府没有机会，如今进宫了就更不敢奢望了。

他红着眼看我，那其中的委屈，和我先前偷溜去王叔府上玩，撞见他一个养在外边的侍妾，跑来王府哭诉要个名分时的神情，如出一辙。

他说：「公主，我想像他们那样，堂堂正正地站在你身边。」
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是让我给他个身份，要么做护卫，将来可以放个武职，要么让他读书。不然就这样混下去，保不齐哪天父皇想起了我宫里还有一个男子，让他去挨一刀。

这么想来其实也不错，我问他：「考没考虑过做督厂的掌印太监这个职位？天子近臣，权势滔天……」

他瞪了我一眼。

好吧，我承认这要求不过分，可有宋氏在的一日，他这个愿望就不能轻易实现。

只能徐徐图之，但又怕他多心，不能言明，只得顾左右而言他，指着他捧在怀里的牌位问：「这个你打算怎么安置？」

他愣了一下，仰头问我：「我想让我娘亲和宋大人和离，等我长大了，另建一间祠堂供奉她。我娘当初是因为赐婚才嫁给宋大人的，在宋府一直过得不好，后来……公主，你能帮我吗？」

后来被那个所谓的姨娘害了，这我知道。因为是赐婚，所以不能和离，除非再下圣旨。

啊……这要求就更离谱了，让皇帝下旨逼迫大臣休妻，还是已经仙去的妻，多损哪。

还不如不岔开话题呢。

我左思右想，只得跟父皇请旨，给他娘亲封个诰命，安慰他说，暂且把牌位安置回宋家的祠堂，等将来他功成名就了，再跟宋大人施个压，让他私下写个休书，意思一下得了。

我其实想的是等我登基了，再帮他办这个事，反正宋氏一族我爹要出手收拾的。

可他似乎等不及了。

因为那之后不久，我那群爱闹腾的护卫，对他还有我的鹿下手了。

他们虐杀了沈知遇照看的鹿，又用酒将他灌醉了嫁祸给他，想让我厌弃他，治他看护不力之罪。

可他们不知道，鹿是我的心爱之物，沈知遇是我想护的人。

他们在我眼皮子底下动了他和它，有多蠢。

这事不仅触及了我的底线，也动了父皇心里的那根弦，他最担心的是我的安危。

那些人以为法不责众，他偏要当众把他们每人杖责三十，还把他们身后的家族势力，挨个敲打一遍。

我趁机求父皇给沈知遇一个机会。

他问我：「你确定他值得你信赖吗？」

我点头。

他说：「那好，父皇替你试试。」

那之后，父皇允他同那几个少年一起上武课。

第一天上演武场，就被那些人挟私报复，打得遍体鳞伤，还是我宫里的几个小太监给抬回来的。

我看着他，十分心疼：「要不就算了吧，改天我再去求父皇，让他身边的蒋毅亲自教习你。」

沈知遇咬着牙没答话，是开不了口。太医正在给他上药，他疼得额头都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。

但他还是伸出手来冲我摆了摆，眼神坚定：「我说过，我想堂堂正正站在公主身旁。」
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知道这是父皇在考验他。

可我还是去找了父皇，蒋毅就站在他身旁，他是整个禹周数一数二的高手，他对我说：「公主，最好的试炼，就是激发他内心的那一口气，只要那口气在，他就不会输。想赢的人，成长得会比谁都快。」

父皇则让我等等，看沈知遇会不会主动放弃。

于是我们三人一起，每天在演武场的看台上看他挨打。晚上回来，沈知遇上完药，我陪着他一起听蒋毅给他复盘白天挨打的过程。

第二天他再去挨打，周而复始。

等到半年后，他凭着一股子狠厉劲，已经能以一敌八，群挑把那些人都打趴下。

这下，演武场中的局势发生了逆转，那些少年都以他为尊。

父皇对我说：「玉照，刀磨好了，是时候试刀了。」

一直到现在我都在想，如果当初知道父皇说的试刀是什么意思，我还会不会让沈知遇去蹚那蹚浑水。

可是说什么都晚了。

8

父皇所说的试刀，就是把沈知遇逼进绝境，让他做抉择。

他看出这个不善于表达的少年，心里有一束想靠近的光。

于是让人传出话，说他有意要给我和赵子彦赐婚。

再传召沈知遇去他殿中，将记载着宋氏一族如何只手遮天，贪赃枉法，甚至买通强盗伪装成流寇，袭击皇后的护卫队的一册册卷宗，掷在沈知遇跟前，满面怒容：「你们宋氏满门，皆无一个好人！」

沈知遇容色惨白，立即跪伏在地，额头滴下大颗大颗的汗珠，但仰头看父皇的眼神，毫不退却：「宋氏有罪，但长安没有。长安叩请皇上，将我从宋氏除名！」

父皇研判地看了他半晌，道：「你是玉照挑中的人，也在这宫中伴了三载，念在这份情谊上，朕不会处罚你，但亦不会让你再留在她身边。你回去收拾东西，就出宫去吧，想好玉照那里该怎么说。」

此言一出，沈知遇原本挺直的脊背塌了下去：「长安……谢皇上隆恩。」

沈知遇走后，我从屏风后转出来，瞪了父皇一眼，急匆匆抄小道回了我的寝殿。

在等他来的那一小段时间，我想了无数种要留下他的说辞。

可沈知遇连借口都找得那么蹩脚，他跟我说：「明日是我娘亲的忌日，想跟公主告个假，容许我回去祭拜。」

明明前面我们已经商量定了，在他有官职之前，暂且不回宋家。

我皱了眉：「为何又要回去？」

他抬眼，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道：「想回去了就回去呗，哪那么多为什么，公主你别忘了，我身上流着宋氏的血，走到哪里都改变不了。」

说得倒像是我这个外人，干涉了他的人身自由一样。分明是把父皇那里受的气，都冲我撒了。

我听得也挺上头的，却还是极力压抑不忿，「过两天好不好？等我及笄礼之后，我陪你一道回去……」

「公主！」他打断我，「忌日没有延后之说。」

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没有不同意的道理。

可他明显去意已决，宋家都容不下他了，他会不会就这么一走了之，这辈子都不见我了。

我眼中噙了泪，他别过头去，不肯再看我：「请公主恩准。」

他走了几步，复又折了回来，摊开掌心的长命锁递给我：「这是我娘亲留给我的，我就权作及笄礼赠给公主，你知道的，我已身无长物……此生唯愿公主，一生长安！」

说完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身走了。

我在他身后喊：「早些回来，我等着你。」

一眨眼，泪珠便滚落下来。

可我知道他要么不回来，即使回来也不是我所喜欢的那个少年了。

父皇握了那么多宋氏的罪证却还没发落宋家，是缺乏一个能一网打尽的契机，毕竟他们是开国功臣之后。

所以沈知遇若想回到我身边，只有一个选择，做父皇的推手，给宋氏一族定罪。

他最终也没让父皇失望。

他亲自回宋家放了一个饵，引诱宋氏族人，狗急跳墙，匆忙造反。

而他也凭着大义灭亲的功劳，成了皇城禁军副统领，再也不是跟在我身后的那个无名无分的小跟班了。

宋氏一族因谋反被抄家灭族那日，我也跟着父皇站在城墙上，远远观望。

沈知遇就坐在监斩台上，我一直等到他带着满身血腥气回来复命。

他没看我，十分冷漠地念出一个个被处决的宋家人的名字。

那一刻我发现我错了，我始终不曾走进过他内心半分。

我也十分崩溃，因为他这么做，意味着我先前为他所计划经营的一切，都白费了。

父皇走后，我摇着他哭喊：「你为什么要去去做这些？为什么要去背负让人唾骂的罪名？你这样做，以后谁会容得下你？你做错了，做错了，知不知道？」

天下有哪个父亲，会容许这样一个人站在自己女儿身侧？

父皇从始至终就没有想过要给他机会。

他头也不曾抬，冷声道：「殿下，臣只知道，他们欠着我娘亲和弟弟一条命，就得还回来。」

他的确对我说过，他娘亲死的时候怀有身孕，一尸两命。

可他眼底的恨意太深沉了，深沉得像是要吞噬一切，这让我害怕极了。

他也不过才十七岁，是怎么做到在明知道帝王掌握着族人罪证的情况下，还假装无意透露消息，怂恿他们谋反，将全族近千口人命，送上断头台的？

总之，我们的决裂，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。

9

那之后，他成了众人口中的阎罗，整日跟在父皇身后。

我再见到他，也不会再像往日那般亲昵，只是站在那里，等他行过礼之后，漠然走开。

转眼又过了两年，父皇在我十七岁的时候，正式下旨立我为皇太女，迁居东宫。

他亲力亲为，替我在朝中挑选可用之人，任命他们来我东宫做属官。

如我所料，没有沈知遇。

迁宫那日，沈知遇来了，他说来取先前放在我宫里的一些旧物。

我坐在殿中，手里拿着一卷书，半晌没有应答，他也就沉默着站在下首，像极了从前他侍奉我时的场景。

直到我的新内侍，一个眉目清秀至极的小太监端了一盘南边新进的荔枝进来，一边走一边说：「公主，他们还要收拾一会儿，先吃点冰镇荔枝，解个暑……」

看见沈知遇时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飞快地向他行礼，唤了一声：「宋统领好！」

然后越过他，将荔枝搁在我身前的案几上，正准备退下时，被我叫住了：「剥开，喂我。」

小内侍脚步一顿，依言照做了。

当我从他手里含住他递过来的莹白的荔枝果肉时，沈知遇冰封一般的脸色终于维持不住了，变得极其难看。

他说：「殿下，你如今身份比不得从前了，此去东宫会有很多双眼睛盯着你，要注意……」

「注意什么？」我斜睨着他，伸手拉过小内侍的手攥住，「他不过是个太监而已，怎么，宋大人怕他会抢了你的前程？」

小内侍吓得一抖，宋阎罗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。

我呵呵一笑，安慰他说：「别怕，本宫登基后可是女帝，一国之主，想要什么人不可以？」

小内侍吓得更狠了，沈知遇看笑了，朝我行了一礼道：「殿下，下官带了些礼物过来，就放在殿外，待会儿叫人一并带过去，用得上。」

待他走了，我去殿外查看，全是新做的烛台和宫灯。

纯银的，镀金的，花样精巧新颖，想必把他攒了许久的银子都花光了。

就在我以为一切都会慢慢变好时，父皇在那年新春时染了寒疾，久治不愈。

朝臣纷纷上奏章，希望皇太女尽快大婚，一来可以给父皇冲喜，二来驸马可协助皇太女监国。

一日我在父皇宫中侍疾，他将那些奏章递给我，询问我的意见。

我瞥了一眼站在一旁的沈知遇，他一副恍若未闻的神情，我于是冷哼一声道：「要我与赵子彦成婚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儿臣不能被人架着脖子去成婚。这种事父皇你最清楚，有了第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。」

父皇沉默着等我下边的话。

我继续说道：「说白了，他们就是觉得儿臣女流之辈，若没个男人扶持着，坐不稳那个位置。那些朝臣此刻上折子议论我的婚事，不过是在拿赵子彦试探您。」

若父皇应允了此事，那我的东宫很快就会有新人进来。因为说完我的婚事，紧接着又会拿子嗣说话，一个不够，还要许多个才行。

父皇在位这许多年，后宫子嗣之事就饱受群臣逼迫，他最懂其中利害，显得十分气恼：「朕的江山，朕想传给谁就传给谁……咳咳咳……」

好一阵咳之后，他指着沈知遇道：「你去查一下，这背后是谁在做推手。」

沈知遇领命后，跟着我一同出了庆明殿，在殿门口时，他低声问我是不是不想嫁给赵子彦。

我没说想也没说不想，只是说现在不想嫁，将来要嫁也一定要嫁自己喜欢的人。

谁知，这场对话成了一场灾难的开端。

10

不久，我就听闻了威武侯刘辰安堕马重伤不治的消息，朝廷顺势收回了原本在他手里的兵权。

同时下令赵子彦守孝三年，因为威武侯儿子早殇，而赵子彦是威武侯最疼爱的外孙。

如此一来，这三年里他不仅和我成不了婚，而且跟谁都成不了婚了。

这只是明面上赵子彦受到的影响，可我知道，实际上并不止这些。

赵子彦和威武侯的感情十分深厚，他幼时体弱，几次病重陷入昏睡，连他爹娘都放弃了。一个张罗着给夫君纳妾，一个在外边养起了外室。

只有威武侯一心扑在这个外孙的身上，数年悉心照料，才有了后来聪明伶俐的赵子彦，在他爹娘眼里能给赵家挣前程的赵子彦。

最初装病不参加武课比试，也是威武侯的意思，他早料到离权势越近，斗争就越凶狠。

他不忍心自己的小外孙后半生都在争权夺利的旋涡中挣扎，谁知最先被这个旋涡吞没的竟然是他。

赵子彦走前来跟我拜别，沈知遇怕他是来求情的，更怕我一心软就答应了他。

便遣退所有人将我困在殿中，让宫人以我身体不适为由打发他。

沈知遇说：「殿下，事已定局，你千万别做傻事，让那些言官抓住把柄。」

我用尽全身力气，想挣脱沈知遇的钳制：「不会的，他不是来求情的。他那么聪明，怎么会看不懂这事背后的隐情，他只是来跟我道别的，让我见见他。你和他连同那几个人，一并在这宫里伴我三载，赵子彦是唯一没有找过你麻烦的人。你有什么……资格不放心他？」

说到这里，我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。

赵子彦也听到了殿内的动静，伏在殿门上说：「殿下……殿下别难过，往后这些事，还会有很多。赵家和我外祖刘家，都是

承蒙皇恩才能荣华富贵这些年。如今朝局变化，灰烬落到谁的头上，都得受着不是。」

我没想到事到临头，反倒是他来安慰我。

他语气变得郑重：「只是渊闻此去，怕再也入不了这皇城了，不能再常伴你左右。此去山高水长，渊闻会每时每刻都向神明祈求殿下身体康健，万事顺意。殿下……殿下，请多多珍重。」

渊闻是他的小字。

随后，咚咚咚的叩头声传来，再之后，是他远离的脚步声。

我仰着满是泪痕的脸，质问沈知遇：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伤威武侯驱逐赵子彦，到底谁的主意？」

他一边替我擦去眼泪，一边柔声答：「想收回兵权的是皇上，他害怕赵子彦与你成婚后，会利用威武侯的势力辖制你。借机驱逐赵子彦的人是我，因为我不想你嫁给别人。」

我撇开他的手，恶狠狠地盯着他道：「我就算不嫁别人，也不会嫁你！宋长安，你终究还是变成了我讨厌的那种人，往后再别往我殿中送任何东西，滚吧！」

后来的事，也果如我所料，哀莫大于心死，赵子彦出京都后不久，便染疾病逝了。

那之后我见到沈知遇只有沉默，从未给过他好脸色，他送来的东西，我都直接给他摔在身上。

父皇得知后劝我：「玉照，你别生诸黎的气，他这样做，都是为了我们沈家的江山社稷着想。你看，才倒了一个宋家，威武侯就急不可耐地想成为第二个宋氏。开国的那批功臣们，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」

诸黎是沈知遇的字，是他入宫后我给他起的，我希望他的余生，都光明相伴。

我看着父皇苍老且疲惫的容颜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接话。

好像自从蒋毅酒醉落水而死，沈知遇接替他的位置之后，父皇最信任的人就只有沈知遇了。

11

那次谈话后，父皇的病就一日重过一日，时常神志不清地昏睡着。

我十分难过，每日守在他的榻前寸步不离。

而沈知遇也趁着那段时间，利用父皇对他的宠信，疯狂排除异己。随着他的官衔和权势不断升迁，很快他就成了朝中炙手可热的权臣。

大安二十一年冬，父皇病危之际，赐沈知遇皇族姓氏，加封他为摄政王。并在京都最繁华的地界，敕令给他修建了一座亲王级别的府邸，东西绵延甚广。

摄政王府落成那日，百官朝贺。

我也去了，这是父皇的意思，他还让我遵照太祖皇后的辈分，称沈知遇一声小王叔。

他说：「玉照，父皇不在时，你要寻求他的庇护。你于他有恩，他定会护你周全。」

他说这话时，难得清明的脸上满是歉疚的神色，枯瘦的手攥着我的手腕，不住地摩挲。

那一刻我终于明白，沈知遇已经强大到我需要向他低头的份上了。

我不忍心让父皇担忧，便携人带着礼物去了。

我到的时候，沈知遇正坐在王府正殿的上首，居高临下地接受百官恭贺。

见我到之后，立即起身伸手拉过我，附在我耳畔说：「玉照你看，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和你站在一起了。」

眉眼间皆是骄良之色。

可我却没什么心思去真心恭贺沈知遇得偿所愿，匆忙送了礼物，借口身体不适，走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遇见了父皇的贴身内侍童公公，他说父皇在等我。

可等我慌忙跑回到庆明殿时，父皇已经薨逝了，偌大的宫殿空无一人。

他趴在床沿上，面目青黑，吐了一地的血，也是浓黑色。

是中毒的征兆，可他的汤药一直是我在经手，问题只能出在沈知遇进献的丹药上。

我悲痛地抱住父皇，用衣袖擦去他唇边已经干涸的血迹，又将他身子扳正，放回床榻之上。

本想宣召宫人，童公公拦住了我，将一封血书递给了我，是父皇的笔迹。

读罢才知这几年，沈知遇一直在拿我的安危要挟他。他要我带着传国玉玺走，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回来，不要辜负他这些年对我的教导。

我问童公公，我走了，父皇怎么办？他怎么办？宫里和我相好的那些宫人又怎么办？

童公公含着泪说：「公主，他一定会好好安葬皇上。你也不必担心那些宫人，时至今日，能留下的，都投靠那个人了。而老奴自是要给皇上殉葬的。公主你快走吧，丧钟很快就会敲响了，再晚就没有机会了。」

果真，他话音一落，丧钟就响了，庆明殿外隐约传来了混乱的脚步声。

我匆忙裹了玉玺，从后窗跳了出去，看向殿内的最后一眼，正是童公公触柱而亡的画面。

我本想等天黑乔装出宫的，谁知很快就被搜宫的侍卫发现了踪迹，一路被追着跳了护城河。

跳河之前，我将玉玺抛了出去，想着这东西我不可能安全带着走多远，我手里有父皇的私印就够了。

中间也试图隐藏在京城里，想拉拢几个老臣，对抗沈知遇。哪知计划尚未说出口，人就被卖了，只得仓皇出逃。

躲过几次追杀后，我学乖了，知道京城已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。

要想成事，就得出京城，甚至去更远的沈知遇的手还没够到的地方。

后来我在京城郊外，遇见了去给北征的军队押送粮草的、刚刚从民间招募来的队伍，就混在其中去了边境。

沈知遇并没有篡位，只是在庆明殿放了一把火，对外宣称皇帝驾崩，皇太女下落不明，便以摄政王的身份暂代公主行监国之权。

我想他既然没有急着篡位，那我就还有机会，而这机会就在边军之中。

找啊找，就相中了我的小将军徐钰。

第一次见面，他正跟敌军交战，银甲玄衣长枪玉面，冲锋在最前面，挺引人注目的。

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已深陷敌营，成了俘虏的人。

这事说起来，是当时还是北征军主帅的徐武造的孽。但深究起来，又是沈知遇好大喜功的锅。

原本禹周与北封两相对峙，北封仗着骑兵强盛，时常南下我朝抢粮掳民。而我朝以步兵为主，对战时没有骑兵的机动灵活，常常被动挨打。

太祖和父皇穷尽两代人经营，边防才稍稍稳定了一些。可沈知遇一掌权，就下令调动边境七城军防，扬言要将北封赶回朔漠。

这事惹恼了北封的达狼可汗，亲自率领两万骑兵来犯徐武主守的贺图城，那是我朝北边的门户。一旦城破，北封军可一路南下，直抵京都。

敌方来势凶猛，很快兵部又下达了新的谕令，命徐武死守贺图，等待援军。

老奸巨猾的徐武知道他怎么死都守不住，但倘若守不住，死的就不是他一个人，株连十族都有可能。

既然守不住，那就想办法让达狼可汗退兵，想来想去，想出一个任其抢掠的办法。

毕竟北蛮的人，没什么文化，也没什么政治韬略，行事也有自己的逻辑，强盗逻辑。只认钱财不认人，抢够了自然就回去了。

所以他私自派人去跟达狼可汗和谈，说是朝廷准许在贺图开畜市，准许北封人赶马牛羊进城交易。

就这样，达狼的两万大军，赶着几百匹马打着交易的名头在贺图境内，大肆抢掠十日之久，才浩浩荡荡班师。

走之前，又觉得自己还是丢了几百匹战马，似乎有损他的面子，于是又派了两百骑兵来，把奉命看守那些战马的营地，连人带马加上粮草，一并掳走了。

好死不死的，我就在那个营地里。

反抗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在北封骑兵的刀下，反抗就只有死路一条。

我一路跟着走，一路想了千百种逃跑方法，却发现没有一种有实施的可能。

事实就是，两条腿不可能跑过四条腿，就算侥幸抢到一匹马，人一个呼哨就给唤回来了，而且我不太会骑马。

所以徐钰带着人来截道的时候，我正蹲在一个小河沟边边上往脸上身上抹黑泥巴。

他如神兵天降一般纵马冲向敌军，帅旗在他身后猎猎作响，长刀过处，砍西瓜似的收割敌人的头颅。

几乎是单人单骑，就将喝过酒吃过饭正靠在一起，准备原地过夜的北封兵一冲而散。

我当时高兴极了，当机立断要跟着这个人。

毫不犹豫地就把自己洗干净了，撕开了衣襟，引来了一个北封兵来追我，然后撒开脚丫子就朝徐钰冲过去。

「将军，救我！」在他看见我时，我竭力呼救，朝他伸出手去。

他的目光在我白花花的大腿上稍作停留，然后一手拉起我，一手挥刀斩断了那个北封兵的脖子。温热的血，霎时喷了我一身一脸。

我吓傻了，总觉得他的刀再偏一点，我的脑袋就不保了。

马在狂奔着，刀砍过血肉之躯的闷哼声不断传来，我被颠簸得前俯后仰。

当然，俯肯定是俯不下去的，顶多是胸脯贴着他的后背，柔软对阵线条紧实的肌肉。

画面瞬间变得有些香艳。

徐钰身子一僵，喝道：「抱紧我！」

然后又纵马朝敌人最密集的地方奔去，继续切西瓜，不对，是割人头。

我不敢看，将头埋在他的后背，双手死死抱住他的腰。

直到惨叫声散去，才听见他喘着粗气说：「你快勒死我了知道吗？」

我松了手，刚想说什么，却被他中气十足的喊声打断：「兄弟们，数清楚，一个都不能漏。这可是决定咱们能不能成事的关键。」

过了一会儿，他手下的人集齐了所有北封兵的人头，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我们跟前。虽然怕到不行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数了数，一个不多一个不少。

因为这几天，我没事就在琢磨怎么逃跑，把那些人来回数了好多遍。

徐钰跳下了马，巡视了一番道：「都用石灰粉腌好了，留下一百人押送粮草和马匹回城，其他人，换上他们的衣袍，跟我去偷袭贺图大营！」

我耳根子一跳，难以置信，又回头确认了一下帅旗，是禹周的没错，那这人到底什么来路？

正疑惑间，他回头看向我，咧嘴露出一排大白牙：「小娘子，你运气不错，正赶上小爷我准备弄个将军当当，成了，也封你做个将军夫人，怎么样？」

眼眸晶亮，整个人极其兴奋，像一头狡猾凶狠的野兽。

我有种搬了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，虽说徐武干的不是人事，但造反更不是人干的事。

能成吗？有把握吗？就算成了，达狼可汗发现这两百骑兵没有回去，再杀回来怎么办？

13

事实证明，徐钰不仅勇猛，胆大心细，还心怀黎民百姓。

他反徐武，夺兵权，就是看不惯徐武贪功，拿百姓的性命不当回事。

于是带人突袭了那两百落单的北封兵，再换上他们的衣服，连夜奔回贺图。守城的军士不敢拦他们，因为徐武的命令还在，让他们看见北封兵就绕道走。

是以徐钰等人畅通无阻地一路奔到了贺图的中军大营，宰了正准备给朝廷呈捷报的徐武，又按计划在营里抢掠一通，将徐武的死，嫁祸给北封骑兵。

这是计划的第一步。

紧接着，他一边向朝廷上书请愿，主将战死，他愿接替守城任务，等待援军。

一边以副将及徐武义子的身份，组织兵力，将回转的达狼大军阻击在城外。死守五天之后，等来了援军，合力击退了敌人。

最后论功行赏，加上先前那两百北封骑兵的首级，他正式被朝廷任命为镇北大将军。

庆功宴上，徐钰掐着我细软的腰肢问我：「怎么样，敢不敢做本将军的夫人？」

这话一出，全场寂静，众人的目光都齐集我身上。

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我有些慌。

这些时日，他做什么事都贴身带着我，惹得他几个亲近的下属都极其不满。

因为他们怀疑我是细作，曾当着我的面跟徐钰进言处死我。

我问他们我看着像哪国的细作。

他们答，尚不清楚。

这屎盆子扣的，也太不清不白了。

哪国的细作能像我这样，对禹周风土人情如数家珍？小样，皇室秘辛我这也有，你们敢听吗？

可就算我再三申明，我只是京城一大户人家的歌姬，因被脑满肠肥年过六十的家主看上，不愿屈服于强权才出逃的，至于那家主姓甚名谁，无可奉告，主要怕再被送回去。

他们仍然继续保留怀疑态度。

倒是徐钰洒脱，拍了拍我的肩说，那空了给我们哥几个来一曲，也让我们这些糙汉子，听听京都之声。

所以当他说出这话时，我和他那几个兄弟一样紧张，怕他想起先前的事儿，让我当众来一曲。

不是我不想唱，而是我五音不全，怕污了京乐的名声。

而他那几个兄弟，则怕他说要睡我是动真格的，其中有人忍不住出言提醒：「将军，你连人名儿都还不知道吧？」

意思是来路不明的女人，你也敢上？

徐钰俊脸一沉，想了想好像是这个理，随即又转过头来问我：「小娘子，前面太忙了，都没时间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我看了一眼他那些膀大腰圆、杀气腾腾的弟兄们，战战兢兢地答：「小女子本就是奴籍，先前的名儿也是主子赐的，不如将军再重新赐个名给奴吧。」

他想了想说：「看你这眉眼精巧的，就叫巧奴。」

「好的。」只要不叫精奴就行。

他一拍大腿，再次冲我露出一排大白牙：「那就是你同意咱们的婚事了，那就一切从简，今晚先入洞房可好？」

这……也太从简了吧。

「好。」我低下头，佯装羞涩。

「还等什么，去洗干净了，躺床上等我！」说完，他就将我推了出来。

「将军，你也……」太猴急了些。

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先前出言提醒的那个人说的，语气甚是气急败坏！

我一路跟着守卫回到徐钰的营帐，发现洗澡水都打好了，对那句话深表同意。

转念一想，可能就是因为长得太好看了。

可这节奏也太快了，我还没做好献身的准备，虽然他长得也够俊俏，但我不是在寻面首呀，我是在寻可以帮我复仇的男人！

徐钰不仅聪明还足够野性，我没十足把握能让他为我所用。

就在我对着那桶洗澡水犹豫是洗还是再拖一拖的时候，徐钰的大手已经撩开了营帐。

「娘子还没脱衣服啊……为夫来帮你啊。」他醉意深浓，一把从身后抱住我，抖抖索索开始解我的衣服。

正当我恼了，准备问他摸够了没时，却被他大力拎起扔进了水桶里。

「说！你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小爷我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还不露马脚，还真想做将军夫人不成？」

他居高临下，语气清冽，晶亮的眸子里已全无醉意。

我这才明白，他方才是借机在搜我的身。

更重要的是这些时日，他纵着我，都是在试探我！

也就是说，先前我但凡多问一句，多走一步，他那砍人就像砍西瓜的刀，就剁了我无数遍了！

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惊出一身冷汗。

14

这话我没法接，只得睁大眼睛看着他，表面装傻，脑袋疯狂运转。

变化来得太突然，还是意料之外的剧情，该怎么苟命？

就在我愣神间，徐钰又伸手一把捞起我，撩起我肚兜的系带，沉声道：「真的要等做了才肯说吗？本将军成全你。」

就在他的吻将落未落之际，我叫住了他：「等等，我说。」

他停下动作，看着我，离太近，呼吸都扑在我脸上了，激得我一阵战栗。

「我不是奸细。」一口馋口水包在嘴里，话也说得囫囵不清。

关键是一开口，口水就流了下来，场面甚是尴尬。

「我真不是奸细，唯一跟你撒过的谎就是，我其实也不是什么歌姬，就是一个小有姿色的烧火丫头。我那家主也不是六十岁，他三十不到，长得也还行，可他老婆是个母老虎……好吧，我就是一向往自由恋爱的小逃奴。」

不想编了，就这样吧，再问，我就只有给他看父皇的私印。

可能是他第一回搜女人的身，摸得不甚仔细，没摸到我缝在肚兜里的小布包。

他终于绷不住，笑了，「馋我身子就直说，又不是啥丢脸的事，小爷我这姿色，放在哪都是一等一的好……」

他笑了，我却哭了。

见过他杀人的样子，方才我是真怕得不行。

他也停住了，伸出指腹替我抹去了眼泪，十分认真地问我：「真想嫁我？」

我点点头。

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，不想嫁也不行了。

「那就再等等吧。」他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一边说一边拉过原本放在架子上的外袍给我裹上。

「我已向朝廷上书请命，带兵出征北封，此战势必将其赶回朔漠，彻底断绝我朝边患。若有幸归还，我定娶你为妻。若不

行，我的身外之物就都是你的了，到时你就带着它们去另觅良人。」

这话怎么听着像是他也喜欢我？我有些蒙。

他抱住我，将下巴顶在我额头，柔声说：「别多想了，巧奴儿，我只想有个家。八年前，也是在贺图，也是在这个时节，我们村子遭遇了北封兵的抢掠，大火烧毁了一切。从此，世间只剩我孑然一身。遇见你之前，我都是一个人吃饭，无论是讨来的饭，还是入军营后当上贺图守军副将时的一整桌子饭菜。也一个人走路，无论是流亡时的翻山越岭，还是上阵杀敌……巧奴儿，他们都怕我，觉得我是个不要命的人。只有我知道，我只是想过不一样的日子。」

有温热的液体顺着我的额头滴落下来。

他在哭。

他说：「你看，这营地后边是万家灯火，酒宴散去，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可以回家，家中也有妻儿在等候。他们都觉得我做这么多，是为了名利，其实不是。遇见你之前，我只是单纯想帮他们守住属于他们的温馨。遇见你之后，我还想守住你。」

他的话让我想起了父皇，他曾对我说，身为帝王，就得把一切都交与江山社稷。守护好自己的百姓，让他们吃饱饭穿暖衣，能平安喜乐地过日子。

还有他的怀抱，和父皇的一样温暖。

感觉心中的某一处弦，被他的哽咽拨动了，我忍不住动了动，想腾出手去替他擦去眼泪。

「徐钰，你别哭了，哭得我心都乱了。」

「巧奴儿，别动！」他又抱紧了一些，「我没哭，我是高兴，因为你方才同意嫁我了。你知道吗，那日在战场上，你在我身后抱我时，我就告诉自己，你看了人姑娘的身子，可得对她负责啊。其实，是我喜欢上了被你依赖的感觉，我太想要一个家了。可是……」

可是他们说我来路不明，肯定是奸细。身为一方守军将领，他不得不察，可他越是与我朝夕相处，越是心动，也就越怕我真的是奸细。

这次，他哭出了声。

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轻轻地拍着他的背。

良久，他吸了吸鼻涕，直起身来与我四目相对：「今晚推你出营帐时，我就在想，如果真在你身上搜出些什么，我就当场斩杀你，免你受刑狱之苦。然后亲手葬了你，给你立一个碑，上边写爱妻之墓。往后余生，我再也不动娶妻的念头了。」

不得不说，尤物就算是哭唧唧，也是好看的。

太感动了，啥也不说了，我直接吻了上去……

当然，也仅此一吻，因为徐钰宁愿捂着那啥睡在地上，也不肯动我。

美其名曰，不能让我这么快就摊上成寡妇的可能。

第二天，他将我安置在了军户家属住宅的那片地方。

一个收拾得干净齐整的小院，院里有块菜地，东西各两间厢房，就我们两人住。

他白天去营房上值，入夜就回来。

我没学会做饭那会儿，他就央求左右邻里的大嫂婶子们，每家多做一碗菜，到饭点了就给我送过来，能凑一整桌。

晚上他回来后，我热巴热巴又端给他吃。他吃得可开心了，一边吃还一边夸，我媳妇儿的手艺真好。

我实在受不了他睁眼说瞎话，就请大嫂婶子们教我烧饭做菜。

第一个学会的是蔬菜烩饭，我把菜地里的菜，每样都揪了一点，再和了点面片，拉拉杂杂的给他做了一大碗。

可把他高兴坏了，捧着碗，埋着头，蹲在灶台边就一口气把那碗饭给干完了。

吃完还不忘夸我：「媳妇儿做得太好吃了，要是天天都能吃上一碗，我可就太高兴了。」

我也开心，接过他手里的碗说：「明天我再给你做啊。」

「兵部的谕令下来了，明天我就要出征了。」他说。

我身子一顿，想了想说：「我等你回来，到时给你做一大桌子好吃的。」

我最终还是学会了做一大桌子菜，但他却没能吃上。

胜仗是打了，徐钰也如愿将北封人赶回了他们的老巢。

但朝廷诏令他回京的行程很急，他回贺图后，根本没有时间回我们的家，直接就派人把我接走了。

见到他时我才知道，他受了伤，箭伤，只偏离心脏一寸，人差点就没了。

抱着他就一顿猛哭，鼻涕口水糊了他满身，他扳正我的身子，捧着我的脸，再三跟我保证：「我没事，好着呢，全须全尾……」

我不信，非要扒开他的衣服好好检查检查。

结果扯着摸着，两人看对了眼，就在马车上睡了。

其实响动小一点，时间短一点，应该是不会被人发现的。

可偏偏徐钰这厮，体力太好，愣是折腾了我好几个时辰，动静大到人尽皆知，将军和夫人圆房了！

闹得我好几天都没下马车，一是因为害羞，二是因为腿软，三是因为浑身上下没地儿可露，全被他标了记号。

气得我忍不住捶了他好几拳。

他笑了，一把搂过我，又吧唧吧唧亲了好一阵，「别气了，回到京城，我就娶你过门。」

可我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我知道，回京之后，我的梦就该醒了。

到那时，徐钰就不再是徐钰，而是我磨好的一把复仇的刀。

但是走之前我还是想兑现诺言，给他做一顿好饭，于是想尽办法在将军府多留了些时日。

可他太忙了，立了大功，少年有成，是朝廷新贵，巴结附会他的人太多。

饭菜一连做了好几天，他都没机会吃上。

直到最后一次，我在菜市撞上了沈知遇派来寻我的人。

我就知道徐钰这辈子，都再吃不上我亲手烧的一大桌子菜了，就挺抱歉的。

也不知道明日早朝，沈知遇当廷宣布我和他的婚讯，徐钰会是什么反应。

谁知第二天，沈知遇第一件事宣布的并不是我和他的婚讯，而是父皇的传位遗诏。

坦白讲，那个站在沈知遇旁边的，看起来十分面生的太监宣读父皇的遗诏时，我内心是极度紧张的。

我以为自己被沈知遇骗了，因为他不可能留着——封传位给我的遗诏。

事实是我听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，诏书说要传位于我，庆平公主，皇太女，宋玉照。

诸位大臣也是一脸懵逼，直到沈知遇拿出传国玉玺，请我坐上龙椅时，他们才反应过来，跟着沈知遇一同向我叩首：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」

声音整齐划一，响彻天际。

我屏息凝神了许久，就这，没了？

先前不是有许多担心我坐不稳皇位的人吗？

我因何失踪了这么些时日，也都不带过问一下的？

当初逃亡在外时，我听到了很多关于沈知遇把持朝政的劣迹。

好大喜功，在不利于作战的情况下，强攻北封边城，反招来达狼可汗大军压境。

军资靡费，不顾江北旱灾，私自加重三成赋税，民不聊生，哀鸿遍野。

穷奢极欲，广修宫殿，甚至强行向世家大族们摊派募捐金任务，怨声载道下，不听劝解，当廷革了三朝元老的职。

利用督厂特务，罗织罪名，疯狂排除异己……

这就是传说中，沈知遇排除异己后的朝堂？

我的目光在那些朝臣的脸上一一扫过，才发现有好些人已经不在，顶替他们的新人们，个个眉眼乖顺。

目光扫视到徐钰身上时，他黝黑的眸子里散发着清冷的光，看得我一激灵。他动了动嘴唇，无声警告我：「看好你的玉玺！」

吗意思？他要来抢啊？

这时，沈知遇提醒我：「陛下可有何训示？」

如果没有，赶紧叫人起来！

我哦了一声，故作深沉地挥了挥手：「众卿平身。」

「谢皇上！」

紧接着，第二道圣旨开始宣读，是以我的名义写的，公布的是我和沈知遇即将举行婚典的消息。

还是没有人反对。

我瞬间明白了沈知遇的高明之处，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，诏令又是新君的第一道旨意，谁会没事来触这个霉头。毕竟能站在朝堂上议政的官员们，大都不是会打无准备的仗的人。

如此一来，他不仅能顺利成为皇夫，还能因拥立女帝有功，继续把控朝政。

一时间，整个大殿都充斥着跟沈知遇恭贺的声音。

徐钰也站出来了，还一路朝沈知遇疾行而去，最后站在离他很近的地方，直勾勾地盯着对方。

而沈知遇也看着他，眼神带着挑衅。

群臣都悄咪咪地退开了，留下他们两人在丹陛下对峙，气氛一度剑拔弩张。

我看站在殿门处的督厂特务手都已经把摸到袖中了，穿骨弩一触即发。

吓得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唤了他一声「徐钰」。

「臣在！」他迅速回应了我，然后才慢悠悠将目光从沈知遇脸上移开，对我拱手说，「陛下别怕，我没想生事，你我虽有一段旧情，但你要嫁谁，还是你的自由……」

群臣先是震惊，紧接着纷纷换上吃瓜专用表情。

「只是臣想提醒一句，按照祖制，摄政王在婚典之前，应当回府待嫁。」他不疾不徐，掷地有声，让人无可辩驳。

不是想当廷跟沈知遇开杠就好，我松了口气，「那就这样办吧。」

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暗搓搓地想，得赶紧找个机会，跟他通个气。

先苟着，等我给他论功行赏，把京城守卫三营的领兵权交给他，再剪剪沈知遇的羽翼，最后再找言官上折子告沈知遇的状……

如此稳扎稳打，一步步收回皇权。

可事实证明，我还是太不了解徐钰了，他白天在朝堂上的表现，根本就是暴风雨前的平静。

当晚他就集结了他一帮子兄弟，硬闯了摄政王府，把沈知遇给绑了！

第二天卯时，我将将起床，还未洗脸，就见徐钰走了进来。

吓得我赶紧抹了抹眼屎：「你……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进来的？」

他晃了晃手中的腰牌，上边拖着一小截织金绳子，我认得，那是沈知遇别在腰间的那一块。

「他人呢？」我问。

徐钰答：「绑了，这会儿在死牢里，叶七他们看管着，那里易守难攻，我进宫来请一道旨意的时间还是有的。」

说着，他侧过身，指着宫人托盘里的两摞折子道：「这里一摞是指证沈知遇罪行的折子，一摞是朝臣们要求严惩他的折子，你想先看哪一摞？」

我慌忙抽了两本在手里翻了翻，落款确实是各部大臣亲笔没错，「你怎么办到的？」

这才几个时辰，他又是抓人，又是搞折子的，一条龙服务都差点给整齐全了。

他玉面上挂着温和的笑意，「方才来时，在宫门口遇见了等候上朝的大臣们，就喊了一声，『摄政王裹挟新君，以下犯上，已经下狱了。这会儿呢，我要去向皇上请旨，诸位可有折子要在下代为转交的？』」

他话说得轻松，但估计阵仗不小，也不怕朝臣们把他列为沈知遇第二。

我打开一本指证沈知遇罪行的折子，上边每一条都是滔天死罪。

想起沈知遇昨天离宫前，曾拉着我的手说，真好，玉照，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与你站在一起了。

他如果做这么多，都是为了得到我，是否证明当初我将他留在身边，才是一切错误的开始。

逃亡这段时间，我想过无数次复仇成功的场景，他跪在堂下，我坐在上首，我会义正词严地指责他一番，然后判他死刑。

他也可能是死于我们明争暗斗中的一杯毒酒，抑或是兵戎相见时一柄穿胸而过的长刀。

无论是哪种情形，我的形象都该是睿智而冷静的，因为我是复仇者。

但真正面对这个时刻，我反而无比慌乱，沉默良久，我看着徐钰道：「这事循例得交由三司会审。」

徐钰先是一愣，继而笑了，一手撑在桌案上，探过头来问我：「陛下在犹疑什么？」

是啊，我在犹疑什么？这事明明不能等。

可我就是想哭，我想起了和他第一次相遇的那个晌午，也想起了无数次他牵着那头小鹿在宫门口等我下学时的黄昏……

一时间，温和的，冷漠的，凶狠的沈知遇，都涌入脑海之中，最后定格在昨日他将玉玺捧给我时，谦卑恭顺的画面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我极其艰难地说道，「徐钰，好像是因为这两日我看到的，他做的，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」

我有些惊惶，徐钰踱步过来，将我抱在怀里，他说：「前日你在宫门前告知我你的身份时，我就想好了今日要做的一切，但这事，我只能替你做成一次。」

说到这里，他放开了我，扳正我的身子，将一支笔塞在我的手中：「我知道，沈知遇对你来说，和旁人不一样。可他必须死，因为他是世人眼中的大奸臣，杀他，是你登基为帝后的第一项政绩。」

我身子忍不住一抖：「让我见见他吧，有件事我想向他求证。」我想知道，父皇中毒而死，是不是沈知遇下的手。

徐钰伸手蒙上我的眼，运着我的手，在纸上画了一个圈，柔声说：「你别去，这些事我来替你做。用毒，用刀，还是菜市弃首，你只需要选一种就好了。」

「徐钰，你为何这么做？你和他没仇，他也很赏识你的用兵之道……」我想拉开他的手。

进京城之前，他曾跟我说，他想在京城交许多朋友。他只想在京都做个没仗可打的闲散将军，他不想再被人叫作阎罗了，玉面的也不行。

我嗅了嗅他身上还未散去的血腥之气，有些难过。

我知道今夜一过，本就有军功在身的他，加上勤王之功，功高盖主，他不仅会没有朋友，还把自己放在了我的对立面。

他附在我耳畔，轻声说道：「自古权臣和帝王就两不相容，巧奴儿，你这次不杀他，他反过头来就会杀了我，有朝一日也有可能杀了你。可我宁愿我们两个都死，因为我不想你受任何人的辖制……」

我呆住了，我的小将军，他什么都知道。

知道我想利用他，也知道眼下我在怀疑他。

是的，我亲手磨好的刀，要替我杀那个挡在皇权路上的人，而我最在意的是那把刀会不会也背叛我。

我犹疑着不肯杀沈知遇，其实是怕他一家独大。

他看穿了，所以对我说：「我赠你的那块木牌还在吧，我说过，那是我的命。有朝一日，你想我死的时候，就叫人把它带给我。相信我，它很快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你手上。」

那个木牌上刻着他的名字，禹周每一个军人都有一个，阵亡的时候，木牌会送到家人的手上。

北征凯旋后，徐钰把他的木牌给了我，作为定情信物。

父皇当初说，身为帝王要学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颁布一道造福百姓的政令。

他没说过，帝王学会的第一件事，应当是冷血。

「用毒吧，给他留个全尸，对外宣称暴毙而亡，也不要牵连他……府里的人。」我平静地对徐钰说。

倒不是我念旧情，而是对沈知遇的宽容，就是在给他同道中人一个念想。

徐钰走了，我看着天边的一线鱼肚白，泪水无声地滑落。

我赢了，可我一点都不开心，因为从此换我，孤身一人。

18

沈知遇伏诛了，徐钰带回来了一个空瓶，和一件染血的外衣。

我在公布他的罪行的同时，也表示会对其他人不予追究，毕竟新帝登基总会大赦天下。

紧接着是登基大典。

祭拜天地，祭祀太庙，昭告天下，接受百官朝拜，改国号为庆平……

最后在宫宴上喝得酩酊大醉，放声大哭。

还是徐钰稳住了局面，打发了一众惊呆了的朝臣，将我送回寝宫。

他要走，却被我拉住了衣袖：「别走，这里太空了，我怕……」

我伸出食指，指了指空荡荡的大殿和自己的心口。

他柔声说：「好，我不走。」

我点点头，醉眼惺忪地将脸搁在他的臂弯处，对小宫女说：「给将军准备洗澡水，洗干净，他今晚要侍寝。」

这虎狼之词，吓得一旁端醒酒汤的小宫女差点烫了手。

还是他解了围，吩咐小宫女：「皇上开玩笑的，你先下去吧。」

然后低下头问我：「巧奴儿是不是不高兴？」

是，我闷哼一声，眼泪又滚落下来，因为沈知遇死了，徐钰也不让我睡了。

他抬起我的脸：「那正好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」

说完，他拍了拍手道：「出来吧。」

话音落地，帘子后边飘出一个白影，披头散发的，领口还沾着血迹。顶着一张煞白的脸，对我说：「玉照，我死得好惨，你也不来见我一见。」

是沈知遇，他诈尸了！

我吓得一个激灵，差点跳起来。

头顶传来徐钰一声轻笑：「对啊，是他，刚从坟里扒出来，气色有点不太好。原本想等两天再给你带来，奈何你着实不开心，也没怎么收拾打扮，将就着看吧。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我其实更想问对面的是人是鬼。

「他说他有话想对你说，我就只好先让他死一死，再扒出来当面给你陈述冤屈。」徐钰说完，将我推出去，自个儿坐到外间喝茶去了。

沈知遇在这间隙，整理了一下仪表，对我说：「玉照，别怕，我还活着。你还记得，先帝曾问过你，倘若天下人不服你一介女流登基为帝，该作何处理吗？」

是的，父皇的确问过我，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父皇便说，放心，我会给你创造一个合适的时机，一个让天下人都视你为光明的时机。

沈知遇说：「玉照，我就是那个时机。」

他说得对，若非他的弄权专政在前，朝臣们又怎会希冀我来匡扶正统？

他也没有撒谎，因为这场对话发生时，殿中就我和父皇两人。

「先帝说，你太年轻，不是那些老臣的对手，更何况他们之中还有许多是开国功臣。他在位这许多年，都是勉力支持，所以他选中了我，替你清扫道路……咳咳……」他一阵猛咳，唇边又溢出了殷红的血。

我脑海中又想起徐钰那句话，他必须死，作为你的第一项政绩。

所以，他还是喝了毒药？

眼见沈知遇摇摇欲坠，我吓得大叫：「徐钰，传太医，传太医！」

也许还有救呢。

徐钰探头进来，丝毫不慌：「你傻呀，他这样子能让旁人瞧见吗？出尔反尔，你往后还如何服众？放心，死不了，你俩聊完没？聊完我带他出宫拔毒去。」

沈知遇有些吃力地朝他走去，不耐烦地说：「还不快走，难不成是想耗死我，好独占她？」

这嘴斗的，我有些蒙：「意思是沈知遇还有救？」

徐钰一边扶住沈知遇，一边没好气地说：「对，不仅有救，往后换个身份，还能回来做你的皇夫。」

「说得你好像不想做皇夫一样。」沈知遇又吐了口血，翻了个白眼，不知道是吐血吐的，还是为了气徐钰。

徐钰抬头问我：「一下得俩皇夫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」

简直是太意外了，看着他俩相互扶持着往外走的身影，我如梦似幻。两人的争吵还在继续。

沈知遇说：「我还得改个名，就叫竹马，青梅竹马的那个竹马。」

徐钰回：「那我要换个表字，叫良人，她亲自觅得良人的那个良人。」

.....

月华遍地，对影成三双，所以女帝今晚还是没有人侍寝啰。

不过没关系，来日方长。

番外《心花开》

1

我是禹周朝新登基的女帝。

现在我有些头疼，因为太傅不让我纳皇夫。

太傅是个好太傅，还是我幼时的启蒙老师。

沈知遇当摄政王专权那会儿，太傅还因为我下落不明当庭斥责他枉为臣子被革职过。

此刻这位三朝元老、当朝帝师、禹周朝名满天下的大儒，正瞪着眼吹着胡子，滔滔不绝地教育我。

「皇上，你登基不过三月，这已经是你要纳的第一、二、三……五个皇夫了！眼下国库空虚，你不怕天下人指着你鼻子骂你好色成性？」

「我想归我想，你不是一直都拦着嘛。这不，朕的后宫目前就大将军徐钰一个人。」我揉着脑瓜子提醒他，「再说，吵着让朕纳新皇夫尽早诞下皇嗣的要求是你提的，现在怎么成了朕骄奢淫逸了？」

「那也不能什么歪瓜裂枣都往宫里带呀！姓刘的那个戏子比女子还妖媚，一看就是个惑主的。」

姓乔的那个民间摔跤摆弄杂耍的，一身腱子肉，不爆个粗口就不能好好说话，哪有一点做皇夫的样子？姓吴和姓周的那两个就更不必说了，一个獐头一个鼠目，我倒是可以当作是皇上你口味特别，可这对将来的小皇子不公平，你也不怕小皇子将来怨你审美不行……」

这事我得给自己正个名，身为颜狗，我审美的唯一标准就是好看。

大将军徐钰如此，前摄政王沈知遇亦如此。

前面之所以闹着要纳太傅说的那几个歪瓜裂枣，是徐钰那小子给我出的馊主意。

因为我要把假死的换了身份的沈知遇名正言顺地弄进宫来。

为此我特意破格开了恩科，选拔青年才俊入仕，又力排众议钦点了他为状元。

所谓的力排众议，实际上也只排了太傅一人。

他不同意的理由也很简单，因为状元郎太肖似沈知遇了。

正因如此，他觉得我在以貌取人，他说他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我是在为纳林之恩入后宫铺路。

知我者，太傅也。

可他只知我的喜好，不知我的心忧。

眼看就要扯远了离题了，我赶紧打断他：「那新科状元林之恩为什么不行？」

林之恩就是沈知遇假死后换的新马甲，林是他娘亲的姓氏。

他说：「皇上你别装了，我知道你自少年起就喜欢沈知遇。可是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是皇帝，你的宸夫徐钰是诛杀奸臣的有功之人。这满朝文武，都曾饱受那个人的压力，你不能让他们寒了心。」

明白了，他是觉得我纳了状元郎，大家对着他那张脸会难受。

他甚至还破天荒地退了一步：「皇嗣这事，可以再往后缓缓，毕竟大将军徐钰看上去就挺高大威猛的……」

「不、不能缓！」我赶紧摇头。

不是不能缓，而是刻不容缓。

因为着急纳林之恩是徐钰的意思。

自从听说林之恩当摄政王那些年，为了我以及沈家江山忍辱负重的事迹之后，我就粉上了他。

两人相见恨晚，从此兄弟同袍之情大过天。

虽说我登基后不久，徐钰就因诛「奸贼」有功，众望所归地成了我的皇贵夫，封号宸，可他自入宫起，就不肯让我碰他。

坚称林之恩与我结情谊之日在前，理应是兄长，林之恩一日不入宫，他就一日不侍寝。不侍寝就算了，还每日与我同床共枕，说是吃不到也得守着。

也不知道到底是在折磨谁。

这不，活生生把自己折腾成了众人眼中的花架子——中看不中用。

他倒好，根本毫不在意，满心满眼都在盘算着如何将林之恩给我纳进宫来。

于是便想出了这个主意，大致是先找几个辣眼睛的人选，让太傅反对，说不定太傅反对着反对着，一转头看林之恩就顺眼了。

然后我就顺利开启了被太傅等人炮轰的娶夫之路。

每隔两三天，就得被他臭骂一通。

想想就挺苦不堪言。

这时，太傅一句「为何不能缓」把我拉回现实。

我揉着太阳穴没有答话，徐钰是不能出卖的，毕竟我还馋他的美色。

太傅骤然变了脸色，只见他若有所思，胡子一翘一翘地说：

「难道真如传言那般，宸夫身体有损，不……不能举……」

这话难得出口，又甚是突然。

啊！这……他不是号称天下第一智者吗？为何还信谣？

关键这是我能跟他讨论的话题吗？

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我俩一老一小，红着脸四目相对。

一时间，无声胜有声。

我的沉默成了默认。

太傅思虑（尴尬了）好久，才艰难开口：「既然如此，那林之恩就更不行了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他整日白着一张脸，风一吹还动不动就咳嗽，看起来就身体不太好的样子，怕是也难以胜任皇夫的职责。」

这话说得，我竟一时无言以对。

估计徐钰得被气死，牺牲这么大，就换来这么个结局。

3

不过太傅的话也不是毫无根据。

沈知遇自从服毒变成林之恩之后，确实落下了些后遗症。

但这只是表象，闺房之中的表现，丝毫不逊从前。

别问我为什么知道，问就是昨日我私访他的府邸，亲自验证过了。

我原本是去探病的，因为他有几日没上朝了。

听闻是入冬后天冷，受了点风寒。

我便乔装成传旨太监去给他送些补品。

我到的时候他正准备进药，见来人是我，便挥退了众人，斜斜靠在床榻上。

一双狭长的凤眸梭巡在我身上，声音慵懒：「你来了。」

「嗯。」我点点头，有点理亏，毕竟他从前挺生龙活虎的，「你在喝药，真的病了？」

这是自他死而复生后，我们俩第一次私下见面。

先前是徐钰不让见面的，说是要让所有人对他的新身份不起疑，就得让他干干净净地从外地进京。

此刻他穿着雪色中衣，墨发散着，瘦了许多，眉眼也跟着变得有些冷峻。

先前在朝堂上离得远，朝服又宽大，我竟没有发现他变化这么大。

「不，我不喝。」他打断了我的思绪，笑了笑说，「玉照，我要你喂我。」

声音有些低回，莫名的好听，还隐隐有些撒娇的意味。

我有些不可置信，从前他就不肯在我跟前服软。

「怎么？我不值当？」语气又冷了。

生气了生气了，我赶紧端过药碗凑到他跟前，一勺一勺地喂他。

他亦小口小口地喝着，喉结一上一下地滚动着，精瘦的胸膛微微起伏，隐隐能看见下面的肋骨，腰也变窄了。

他问我：「怎么不说话？」

我忍着泪：「怎的瘦了这么多？现下身体也不好了，是不是因为服了我赐给你的那个毒……唔……」

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他吻住了。

卧房火龙烧得旺旺的，我被熏得额头沁汗。

现在又被他圈在怀里动不了，我感觉更热了，只得任由他脱去了我的外裳。

画风不对，我不是来探病的吗？

眼见他就要解我的肚兜了，我慌忙回神去合中衣，却被他按住了双手。

他附在我耳畔说：「我身体好不好，你试试不就知道了？」

试还是可以试的，我还是有点想的。

只是没想到这一试，就试了好些个时辰，险些耽误我回宫。

临走前，他靠在榻上脸不红气不喘地问我：「我行不行，玉照现在有答案了吗？」

有了有了，我连连点头，扶着腰出了门。

4

答案就是他没变，而我好像因为被国事掏空了身体，有点承受不住。

但是这话我同样没法说给太傅听呀，所以这事似乎又陷入了死局。

太傅最后做了个总结：「皇上，纳新皇夫这事，不如就交给老夫去办，保管给你寻上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世家小公子。」

眼见着太傅就准备走了，我想着徐钰还在等我的好消息，心一横眼一闭，大声叫住他：「太傅，不如先召状元郎入宫，等朕怀孕了，再给他定封号。」

太傅惊呆了。

「我的意思是先试个婚，不行你再寻他个错处，将人打发回去。」

太傅气晕了。

人都倒了，手还指着我在骂：「失德……太失德了……」

我赶紧传太医，好一阵手忙脚乱，才等到他情况稳定一些，着人抬了回去。

回首一望，已月上柳梢了。

想着徐钰每天都在翎雁宫等着我一道用晚膳，也顾不得肚子饿得咕咕叫了，又着急忙慌地往后宫赶去。

果真，菜已经热了好几遍了，燕窝羹都糊成一坨了。

徐钰一袭天青袍子，冷着脸坐在那里，看样子有些不好哄。

我一边吩咐我的贴身女官去给准备他最爱吃的糕点；一边遣退了众人，解下外袍从后边抱住他。

「太傅那边出了点状况，让你久等了。」

「太傅为何出状况？」他冷声问。

「被我气的。」我弱弱地答。

「你说了什么？」

「我……」等等，这是个送命题。

他掰开我的手，将我拉到他面前，笑了：「不好说？那我替你说，你跟太傅说我身体有隐疾，要召状元郎入宫试婚……」

「简而言之，就是说不行。」他凑到我跟前，看得我头皮发麻，想往后退，又被他钳制住了。

温热的气息呵在我的颈间：「皇上，男人不行这种话，可不能随便说。」

「我没……唔……」

他吻住了我，气劲十分霸道。

我像一尾缺氧的鱼，贴在他结实的胸膛上：「那……不是……传闻嘛……」

「别人那样说我可以，但你不行。」他开始解我的腰带，「因为我行不行，你是最清楚的。」

我的外裳滑落在地。

他单手将我抱起，一边走向床榻，一边伸手解开了自己的外袍，露出肌肉线条完美的腰腹，看样子是想跟我证明些什么。

我既兴奋又害怕，毕竟我的腰还有些疼。

「那个，不再等等？」

「等什么？」他放我下来后，与我四目相对。

烛光映照在他俊美的五官上，我不由得感慨，第一个叫他玉面将军的人，眼光真是一顶一的好。

月下看花，灯下看美人，大抵就指的此情此景。

「昨日你私访兄长府邸的事，他已传书于我了，他嘱咐我好生伺候你。」

原来如此。

「皇上，专心点。」美人有些不满，「这可是我们成婚后的圆房夜。」

他掰正我的脑袋，深深地落下一个吻……

5

我是女帝。

禹周朝新登基的女帝。

想象中的我应该是三宫六院，大家一块儿酒池肉林，寻欢作乐。

现实中的我，就连娶俩皇夫都嫌有些多。

都怪国事太繁，掏空了我的身体。

以至于我和宸夫徐钰圆房后，第二天没能去上朝。

好在太傅也没来，各位大臣又盼着小皇子，待我甚是宽容。

第三日，照样没能去上朝。

太傅那边来信了，他说，他替我选好皇夫了，那个新科状元林之恩看着就挺不错的，让我别伤心了，赶紧将人拾掇拾掇接进宫去；他年纪大了，该致仕了，纳新皇夫的婚典就不参加了，

但是他亲自给林之恩拟了个封号供我参考。

我遵照太傅的意思，下了圣旨，赐封林之恩为华夫。

钦天监开始看日子，徐钰坚持要亲自督办婚典事宜，忙前忙后跑得不见人影。

我一人闲得无事，只能整天整天地批奏折。

差不多一个月后，林之恩终于进宫了。

徐钰看起来比我还紧张，嘱咐我这，嘱咐我那的。

我严重怀疑林之恩对他隐瞒了他在状元府睡我时的赫赫雄风。

看着徐钰一副生怕我把他兄长给累着了的样子，我说：「要不这洞房就让你替我入得了。」

谁知一语成讖，那天真的来了个洞房三人行。

因为我一进洞房，闻到桌子上的酒菜荤腥味儿就吐了，还怎么吐都好不了的那种。

吐到最后，是徐钰和林之恩一左一右地扶住我，而我面前摆着一个痰盂，哇哇地呕着。

太医来了。

太医又走了。

闔宫的人都面帶喜色。

不是因为我纳了新皇夫，而是因为我怀孕了。

据资格最老的许太医说，我这一胎，很有可能是双胞胎。

对，没错，我的三宫、我的六院、我的酒池肉林寻欢作乐，一切都还没开始，就已经结束了。

迎接我的是慢慢孕生路，哎，不说了，我先去吐一会儿。

- 完 -

□ 燕微雨

该盐选专栏共 20 章，已全部读完



盐选专栏

红酥手：女主她超凶的！

燕微雨 等

共 20 节

会员专享 ~~¥19.00~~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